

1367  
1368

忠

穆

集

二

三

四

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

臣瑚圖禮

主事

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生臣尹大謙

膳錄貢生臣湯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忠穆集卷三

宋 呂頤浩 撰

劄子

除右僕射乞復元祐臣僚恩數劄子

臣自歷官以來荷累朝黼宸之知茲者又蒙聖恩為臣  
比經艱難粗立功效擢實宰輔臣敢不仰體眷禮優厚  
雖糜骨粉身亦恐未能圖報天地父母之德苟有所見  
安忍不為陛下別白詳言之臣竊攷祖宗留意人才度

越前代是以元祐間名儒鉅公相繼而出人亦各盡已  
長陛下聖學高明博觀圖史此不能逃睿鑒矣是惟王  
安石首先變亂祖宗法度紹聖間章惇蔡京蔡卞兄弟  
之徒各快私意以忠為邪以邪為忠將元祐諸人累更  
竄逐衣食不繼歿於遐荒海嶠者甚多子孫禁錮貧悴  
異常人至於今寬之而此輩忍為是舉豈不有負國家  
耶臣區區愚見今陛下六飛雖暫駐吳會然臣恭料宸  
衷仰思二聖之心瞻念陵寢恢復境土則未始一日而

忘也如元祐諸人經隔歲月並未曾追復官職依條格合得恩數亦不曾給付雖其間有子孫族屬緣兵火之後捨鄉里墳墓隨車駕南來者甚衆然尚有淪陷北界者亦多欲乞聖慈廓獨照之明廣好生之惠不以臣為僭率貸其狂妄將元祐臣僚令有司條具曾經遷謫之人並例復原授官爵子孫合陳乞恩數照應格法放行庶幾南來之族無不感戴鴻覆之澤在北界之家亦知陛下懷思中原淪陷名臣之族痛念向來皆由姦邪誤國

宗社播遷而一朝盡還其父祖官爵恩澤人非木石安得不銘佩陛下耶臣今所乞亦恐敵情叵測先將元祐之家子孫用之則本朝所失愈多後雖欲為亦無及矣更望睿慈不下臣此章只作聖意批出庶幾遠邇存没皆戴陛下矣冒瀆天聰臣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契勘神宗皇帝熙寧間以觀文殿學士歐陽修知太原府仍除宣徽南院使後因歐陽修力辭太原依舊觀

文殿學士知蔡州祖宗故事灼然可攷臣今日辭免少  
傅之命有此體例臣蒙陛下眷遇之深倘未容納祿即  
乞改除一階官外任宮祠乞賜睿察

辭免男職名劄子

臣伏覩進奏院報狀臣長男抗次男撫並蒙聖恩除職  
名賜章服者臣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竊惟祖宗以來  
宰執子弟不敢使之應舉恐其與寒畯爭進自宣和之  
後僥倖路開宰執子弟躡除貼職天下指目不特為公

議不容至今尚為逐人終身之害亦可以為戒矣況臣  
二男前後所得差遣並係臣未執政及罷政之日除授  
臣病中忽聞此命惶惑增甚伏望聖慈亮察血誠特降  
指揮寢罷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伏覩進奏院報臣兩男並蒙除職名章服者臣具奏  
辭免外續准進奏院報兩男並除直秘閣主管萬壽觀  
賜緋魚袋并姪挺改合入官者竊惟自古輔弼有大勲

勞慶澤所加一門華顯然當時難逃指議旋踵不免招  
憂况如臣者本乏技能素無望實出入屢淹於歲月事  
功不補於毫釐敢意天慈橫加寵數倘敢冒授必致煩  
言雖天譴之未加諒鬼瞰之可必伏望聖慈特降處分  
將男抗撫直秘閣賜章服主管萬壽觀及姪挺特改官  
指揮並行寢罷取進止

辭免赴都堂治事劄子

臣早來奏事面奉聖旨日下赴都堂治事臣即時已恭

依仍具榜子奏聞外臣輒陳愚誠仰干洪造臣昨蒙聖慈  
差都督江淮等路諸軍事緣臣疾病未施薄効方此防  
秋之際衆人避事之時臣若不身先諸將再往江上孰  
肯趨事赴功為國禦敵此一事也臣昨被召命尋即具  
奏乞且往江東再奏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發赴行在奏  
事臣方敢起發今若留朝廷則衆議必以謂夤緣疾病  
遂免江淮之行復涉避事之嫌此又一事也伏望聖慈  
特降處分許臣且往江東竢防秋過日倘未顛隲足可

仰備驅策取進止

任江東安撫制置大使日乞宮觀劄

臣五月二十九日有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睿思殿祇  
應黃彥節到饒州伏蒙聖慈賜臣御筆一封除已具表  
奏聞外臣草芥微生仰蒙聖眷優異訓詞溫厚至有卿  
其體朕始終之遇憫時艱難之極亟出視事以卒大功  
之言臣伏讀至此不勝感咽流涕臣齒髮衰暮疾病餘  
生迫切之誠不能自己須至再具奏陳臣自蒙陛下擢

用以來凡遇金人侵軼未嘗不自請提兵乞與諸將前去迎敵去年正月間在台州港臣屢乞總兵前去臨安府擣賊之虛陞下不忍使臣蹈危險之地賜以御筆不允前年十月末聖駕駐蹕平江府臣師古下偏將葉隆作過於虎邱山臣恐中夜震驚聖聰不敢遽奏遂親環甲冑整備御營使司人馬欲去擒賊逮至質明臣已到城門得御筆追回今蒙聖訓以謂臣決無避事之意仰蒙聖明照察肝膽臣自去年五六月間因乘海舟來往

冒暑致疾去冬今春暴露累月氣血虛羸小有勞動則  
怔忡健忘衆疾乘之不易將理今在假已月餘本路地  
分闊遠又兼壽春府滁濠等州自揆心力非往時之比  
必難勝此責任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落鎮南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帶元舊階官外宮觀一次取進止

辭免知池州乞宮觀劄

臣比者以罪罷政伏蒙聖慈貸其罪戾不數月差知池  
州仍令赴行在奏事訖之任近時宰執罷政之後無此

異數恭惟天地父母之恩沒齒無以論報緣有血誠合  
具聞奏臣年已六十今夏一病幾至委頓形體衰羸聖  
鑒所見池州今係控扼重地深恐老病之人不能當此  
劇任兼建康一路沿江地分最為闊遠若不得兵五萬  
則難以分俵使喚緣本路刼掠之後錢糧單匱若一一  
仰給朝廷則朝廷事力臣所素知今日必難應副若不  
藉兵則不惟難以捍禦金人江北大寇動至數萬不測  
渡江恐不能控扼又臣素無將佐亦無部曲雖有烏合

之衆而無正兵相制緩急亦難使喚臣生長東北在陝  
西河北極邊仕官二十餘年出入行陣十餘次粗知兵  
政不敢如周望不能辦宣撫司職任而謬膺委寄致誤  
國事伏望聖慈察臣平日曾與兵政不曾辭難念臣疾  
病餘生已老垂盡改差近上統制官為江東路帥臣許  
臣依舊官觀取進止

辭免少保左僕射劄

臣伏奉制命除臣尚書左僕射者臣衰朽之質昨任江